

◇名家

诗学思语（上）

□ 李 峰

写诗要懂得首尾呼应。要有整首诗的逻辑性。如何起笔,如何切入,固然很重要。但中间部分的转折和铺陈,也要讲究顺序,不能太零乱,不能没有先后。结尾也要与开头,在诗的气息上连贯起来,不能写到后面,就不管前面,想写到那儿就那儿。不是说一定要再用语言重复开头的内容,也不是说首尾要一个意思,而是诗歌内在本质上的贯通,是一种气势的贯通,是诗意的贯通。

诗与哲学

诗,不依附于哲学。但,好诗,一定有哲理或哲思在里边。这不是说所有的诗都是哲理诗。我认为,好诗,都有一条暗道,隐隐约约通向哲学。即便是朦胧派代表诗人北岛的《网》,全诗仅一个字,却内涵丰富,意味深长。简单一个字,概括出了芸芸众生的人生状态。在网面前,我们会很无奈,愤怒,有时甚至会感到绝望。这首诗就充满了哲理和玄机。歌德在和席勒的通信中曾说:“只有进入无意识中,天才方成其为天才。”可歌德也说过“想象超出感觉之上而又为感觉所吸引,但是想象一发觉向上还有理性,就牢牢地依附着这个最高领导者。”“它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到了极境,就出现了真正的诗,也就是真正的哲学。”意象派诗人庞德说,意象,是“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体”。即为思想找到血肉之躯,避免直接地表达主观感受。我们来看“诗”这个字,拆开来,一个言字旁,一个寺庙的寺。诗,就是寺庙里的语言。而寺庙里的语言,是禅。有禅意就是有哲理。诗和禅一样的地方是,都不提供定义,只是显示事物鲜活流动的情感状态,细心体会它,能感到禅的趣味和哲理的东西在里面。如王

维的《终南别业》里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能看出王维是何等的“天机清妙”之才。“水穷”和“云起”好像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但他却感到了世间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于是,他主张一切随缘,以一种安静而活泼的心情对待世间的变化,因此获得人生的乐趣。我们说的诗歌的空灵,往往都与禅意、禅境有关。

叙事

关于把叙事手法运用到诗歌写作中,我以为:第一,叙事与抒情并不矛盾,也不对立。不是说有叙事就不能抒情,抒情就排斥叙事。不可厚此薄彼。这是多少年来古典诗歌和新诗实践,都证实了的;第二,在口语诗中,大量运用叙事。很多诗人在写作口语诗时,叙事的成分泛滥,大大冲淡了应有的诗意,更有甚者,通篇全是叙事,繁琐不堪,几近口水诗。这里就有一个把控把握的问题。诗歌的叙事与小说的叙事,是不同的。不能忘记诗歌是要讲究跳跃的,是意象的跳跃。而不是从故事的开头,一口气讲到结尾。在诗歌的叙事中,只能描述几个关键的有代表性诗意的细节。几个意象之间,可以是不连贯的,或者干脆就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这样的铺陈,一点也不影响诗意的表达,反而,让诗歌更入心,更容易勾起读者的联想与共鸣。再者,诗歌叙事的语言也与小说叙事语言不同。我们知道诗歌的语言是讲究陌生化的。可以说,没有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就不成其为诗歌,那就是大白话。这就需要诗人在诗歌的叙事中,发挥想象与联想,包括隐喻,通过具象与抽象的搭桥(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诗歌语言词语),在叙事中,形成一种语言的陌生。我现在是越来越看重这种表现手法,也越来越

喜欢这样的诗歌。从受众角度来讲,这也能解决诗歌读不懂的问题,也能解决了诗歌说“人话”的问题。同时,诗歌叙事让我们的诗歌更加贴近了生活,具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不是那个云里雾里的面貌了。

诗意

普通寺是禅宗的祖庭之一。由此发源命名和传承了禅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宗派——杨岐宗。宋乾兴元年(1022),三十岁的僧人方会来到地处赣西的杨岐山弘法。他将杨岐山上肇始于唐代的广利寺改名为普通寺,创立了名扬天下的杨岐宗。他主张不要拘泥于语言的华丽,强调禅的直观修炼才是最重要的。主张“随方就圆”“有马骑马无马步行”“杨岐无旨的,栽田博饭吃”。一次,有人问方会:“雪路漫漫,如何化导?”方会答:“雾锁千山秀,迤迤向行人”。就是说不必墨守成规,可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方会以为,禅宗主要靠“立处即真”的自悟。因为“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殿对三门,僧堂对厨房。若也会得,担取钵盂拄杖,一任横行天下。若也不会,更且面壁”。这是我从一篇散文《杨岐苍茫》里读到的内容。由方会的“随方就圆”、“灵活变通”,我联想到了写诗。一百年来,新诗诗坛门派林立,“朦胧诗”“第三代”“后现代主义”等等,新诗评论界对此也是各执一词。不少新诗评论家,从西方诗歌到哲学,特别是从精神层面,为我国新诗的这门派那潮流,搜罗到了许许多多兴起和存在的理论依据,真是煞费苦心。有的诗人不好好研究新诗,不好好继承传统古典诗歌的精华,不好好汲取西方诗歌的核心,在否定胡适新诗创立者的前

提下,孤芳自赏,玩起了新诗的形式游戏。

事实上,艺术是有规律的,是有传统的,是有做法的,但艺无定法。艺术的灵魂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不分传统与现代,不分什么流派与潮流,更无所谓什么“第三代”“后现代”。如果诗写得不好,标榜什么派,都是没用的。方会和尚把广利寺改为普通寺的做法,就是个大智慧。也为我们写诗指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随方就圆”“有马骑马无马步行”。说得多么通俗易懂,多么深刻。一句话,写诗就是好好说人话,不要装神弄鬼,无病呻吟。近日,有人指责口语诗人,全面否定口语诗。这一点,我不赞成。诗写的好不好,不是以口语诗、抒情诗、叙事诗等为分界线的。抒情是新诗的特点,但不是唯一。我看,诗写的好不好,应以有没有诗意为标准。有诗意的就是诗或好诗,大白话无诗意的就不是诗,或者说是坏诗。北岛写的最短的一首现代诗《网》,全诗仅一字,却说尽芸芸众生。它没叙事也没抒情,更看不到口语的痕迹,但它是一首流传很广的好诗。

写什么

近日,读《星星》诗刊2021·短诗大展特别专号。在这一期专号中,分了“人生篇”“乡土篇”“人物篇”“地理篇”“都市篇”“爱情篇”“自然篇”“现实篇”“时光篇”和“历史篇”十个部分,每个部分中收录了若干名作者的若干首诗。这种分法全面与否,科学与否,且不谈。我觉得《星星》诗刊还是用了功的。至少回答了一个大家关切的问题,那就是“写什么”。很多诗人写了多少年的诗歌,感觉越写越难写,越写越没写的了。甚至

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这是个普遍的问题。而事实上,生活中可入诗的东西很多,关键是在诗人的慧眼与发掘。

这期的短诗大展,是不是从侧面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我们,诗歌写什么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诗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写自己擅长的诗歌内容。可以写世界的本相,众生的喜怒哀乐,写对人生的理解与悲悯;写离开家乡后对老家乡土、炊烟、瓦房的记忆;写历史人物、父母、老师、亲朋好友,深入生命的深处,抒写他们的情感、思想、体验和内心世界;写不同空间下,地域的外在风貌,通过独特的发现,呈现不同的地理诗意;写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发掘城市历史文脉,用诗化的语言,解读城市的一切;写人类历史中美好的爱情;写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写自然让人的醒悟,写人对自然的依赖与理解;写我们生存的现实,比如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用诗歌关注不断流失的现实和不断生成的现实;写春夏秋冬的四季流转,在时间的诗学中,感悟时光的流逝,体验人生的短暂;还可以写历史,穿过时空的隧道,沉淀出历史的光泽与质感。这么多诗歌题材,足够兴奋着每个诗人的诗心,也足以囊括全部的生活内容。关键是在抒写中,找到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表现方式。一个题材,不是写一次就不能再写了,每次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同是树叶,每一片都不一样。正如我们不可能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看看那些同题诗,每个诗人写出来的都不一样,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即使是同一个诗人,各个不同时期,写出的同一个题材的诗歌,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读《诗》笔记十一

东门

□ 白军君

约会需要一个隐秘的场所,或者叫空间,人类毕竟有别于动物。所谓隐私就是避开人悄悄地进行。约会当然是隐私。“风”中女孩约会的地方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叫东门。

《郑风·出其东门》是一位男子面对如云的美女写给心上人的情歌,表达了男女专一不二的情感,其中第一章大意是,

走到城东大门外,
美女如云连成片。
虽然美女云样多,
但都不是我的菜。
郑国叫“东门”,陈国也叫“东门”,这并不奇怪,就像今天的红灯区,世界统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郑国的民歌就是这样唱的。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这是陈国情歌的歌词。

从上面的描绘中,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东门”是那个时代情人或者恋人寻偶求爱的约会区。这个约会区女孩如云,熙熙攘攘,人山人海,是一个典型的寻偶集市,只是人们在这里交换的是情感或者情爱。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顺理成章,毫无悬念。

郑国的女孩生猛火辣,通常,都是她们主动示爱。《诗经》收入郑国的情歌共十六首,其中,女孩向男孩主动示爱的就多到十一首。

女孩的示爱形式多样。
《溱洧》中的女孩子手里拿着兰草,偶遇到入眼的帅哥,上来就是一句“洧河那边真热闹,我们相随去看看”,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一点儿也没有忸怩作态。后来,俩人玩得开心,遂意,一方还赠送了另一方一束芍药。从兰草到芍药,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季节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

情爱不分季节。《邶风》中的女孩渴望爱情,她的故事发生在秋天。面对萧瑟的落叶,青春流逝的伤感油然而生,她的示爱方式很别致,是唱出来的。这真是有了心事唱出来。

落叶落叶往下掉,
秋风吹你轻轻飘。
对面众位小伙子,
我先唱啊你和调。

《山有扶苏》中的女孩示爱的方式十分有趣,她采用的是打情骂俏,那个男孩长相不合女孩的心意,她喜欢的男孩叫子乔,但是,她偶遇的这个男孩顽劣、调皮,会逗女孩开心,“狂旦”“孩童”都是女孩对男孩的昵称,这称谓里头有女孩的爱意。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

山顶松树高又大,
低洼地里开菊花。
不见子乔美男子,
遇见个滑头小冤家。
小冤家也罢,坏小子也好,其实女孩已经在意了,上心了。

没有谁比《溱有梅》中的召南女孩更彪悍了。她急不可耐,她的示爱方式就是逼婚。

熟了的梅子往出抛,
果子剩下六七成;
熟了的梅子往出抛,
果子剩下二三成;
熟了的梅子往出抛,
筐里一个都不剩。
你想求爱就快点来,
磨磨蹭蹭急死个人!

泡妞或者撩汉的约会区不只是东门,宛丘也是。

每到祭日,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宛丘——陈国著名的游戏场所载歌载舞,祈神赐福,男女幽会,谈情说爱,只不过《宛丘》中的男子好像希望渺茫,他钟爱的女孩是民间职业舞蹈演员。

姑娘跳舞摇曳又晃,
在那宛丘高地上,
心里实在爱慕她,
可惜没有啥希望。

《宛丘》是首苦恋者的情歌。
郑国、陈国有东门、宛丘,卫国桑间、濮上,也是专供青年男女幽会、唱情歌的地方。

东门存在,证明着那个时期情爱的自由和开放。

感谢孔夫子,他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审判情与性开放的女孩,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天然、本然,孔圣人让我们隔了两千多年依然能够从文字中真切地看到一个鲜活的女孩的容颜和性情。发乎情,孔子做到了;止乎礼呢?老夫子做得很好,他没有用圣人的眼光看人,他用人的眼光看人,这就是老先生伟大的高明之处。礼就是文明,东门见证着《诗经》遵从了那个时代人性的文明。



鸟飞天外斜阳尽 古树横空倒影来

郑金仔 摄

◇诗词坊

吕梁颂

□ 李三处

抬起头来
眼前一片光亮
黄土中起伏的音乐
把千万年不屈的记忆
溶入高昂的预顶

黄河用奔腾的脸庞
仰望着你的高度
浪涛携雄浑而又
深邃的畅想
而坚硬挺拔的脊梁
天空湛蓝
往事落定

预留的想象在老百姓
透明的视线中凝固
生命将是
穿透共和国不朽的精魂
而坚硬挺拔的脊梁
成为崇高伟大的象征

听不到北风远去的声响
七色的光环正在拉开
仰天而卧的背影
写满博大和沧桑

黄河岸边红军的八角帽
依然留着子弹擦过的烧痕
东渡的炮声
使泥沙瞬间沉淀
刘胡兰的故事
把生存和死亡的价值
写进大山动情的书页
民族精神和老区的颂歌

彻夜不息
我是一位普通的诗人
但在春风经过的时候
又一次感动
所有的韵律
使激情和时光倾泻
湮没了海浪般的心潮

这种虔诚始终如一
这种呐喊千年不变
用神采飞扬的话题
连接远古与未来
用跨越时空的舞台
彩排故乡靓丽的风景

山梁是腾飞的翅膀
窑洞是珍藏的自信
风沙埋不住辉煌
岁月洗不去瑰丽
背负的厚重
让古风浸透每一棵青松
而一丛丛浅绿和淡红
把希望染成春天的色彩

读懂了吕梁的沸腾
就读懂了大山的承诺
土地从僵硬到温柔
开放从小路到大路

远山在睡半醒时
没有忘记最初的感觉
黑色的矿物和黄色的谷豆
伸开绵延的手臂

拥抱着逐渐富裕的乡村

彩云飘拂着
成群结队地走过头顶
山川翠绿着
诠释着老区的精神
艰苦不是
没有边沿的日子
奋斗才是踏响
山谷的节奏
山岚暖月
风卷残云
许许多多的日子
耕耘着不朽的誓言

我看到
一条大河在展望中歌唱
一座大山在坦诚中起飞
母亲不再有跪拜的姿勢
历史写满时代的笑容
今天
在春天走过的时刻
吕梁
这座奔跑的大山
用它梦想的颜色
书写着人民的期待

苍儿会

□ 李正琦

之一

驱车行百里,
人言古道长。
极目寒山翠,
绿水浅潺潺。
绝壁连天宇,
健猴不可攀。
曲径通幽处,
白云举手旋。
人生孰难料,
安得一时欢。
载酒且为乐,
不知夜已圆。

之二

绿树青天外,
空山渺烟霏。
相逢开口笑,
青瓜煮酒肥。
携壶频接客,
疏窗佐醅杯。
不为浮荣绊,
休论是与非。
酩酊今朝酒,
暂忘世间忧。
来年花更好,
斜月满头归。

诗四首

□ 任春晨

村居

从前僻壤也曾盖,
抱负功名别塞沟。
今日青山无限好,
还乡故里乐悠悠。

青塘

节逢端午粽飘香,
浓水欢歌泽四方。
最是人间飞动处,
千门万户看青塘。

粽子

儿时急盼端午阳,
那会多因粽子香。
渐大深知怀屈泪,
每逢节至敬忠良。

磻口抒怀

满怀往事少儿郎,
卧虎已然双鬓霜。
九曲黄河千古秀,
一朝胜地万年长。



我的吕梁·我的城

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
吕梁日报社承办

有奖
征文